

行政摘要

引言

1. 香港家庭福利會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香港家庭幸福指數調查研究》，是繼另一研究團隊於2019年首次進行後的跟進研究。研究主要目的是於2022年測量香港家庭的最新幸福水平，與以往數據作比較。調查於2019冠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到達高峰前進行，並加入兩條新問題，以了解疫情對於家庭幸福水平的影響。

研究設計

2. 與2019年時一樣，「家庭」的定義是「由兩名或以上有情感連繫的人組成，當中涉及照顧、責任和承諾」。而「家庭幸福」則被定義為「家庭在與環境互動中履行各項家庭職能、滿足其成員多元需要的能力的狀態」。
3. 今年問卷同樣包含26條關鍵問題，要求被訪者以0至10分作出評價，再計算得出六個範疇和六個次範疇各自的分數，以及整體的家庭幸福指數。
4. 為了可直接比較2019年和2022年調查的結果，家庭幸福指數的構成和調查問卷均大致保持不變，只改進了 (1) 處理缺數的方法和 (2) 數據加權方法。2019年調查數字亦已經過同樣處理，適合與今年的最新數據比較。

整體結果

5. 電話調查的目標對象為與家人同住的香港人。調查由2022年1月5日至27日期間進行，成功訪問了2,002位被訪者，包括994個固網及1,008個手機樣本。
6. 上次調查於2019年7月至8月香港社會動盪期間進行，是次研究發現香港家庭的幸福水平在過去兩年已更進一步下跌，由2019年的6.31跌至2022年的6.10 (-0.21)，主因是「社會連繫」(-0.86) 和「社會資源」(-0.47) 兩個範疇的表現變差。
7. 整體家庭幸福指數屬於「一般」組別的家庭較2019年減少，由2019年佔50%下跌至2022年佔43%；而屬於「較差」組別的則顯著增加至19%，即增加了7%。

8. 家庭幸福之中六個範疇的相對強弱維持平穩，得分最高的依然是「家庭團結」(7.40)，然後是「家庭資源」(7.20) 和「家庭健康」(7.07)，均與家庭內部有關。然而，有關家庭與外界互動的範疇則錄得較低分數，包括「社會資源」(4.80)、「生活平衡」(4.66) 和最差的「社會連繫」(3.26)。

影響家庭幸福水平的因素

9. 為了解不同人口變項對家庭幸福水平的影響，研究根據人口變項將被訪者劃分為不同組別，再計算各個組別在2019年和2022年家庭幸福指數和六個範疇的平均分，並進行變異數分析 (ANOVA) 和多元線性回歸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10. 各人口變項當中，符合以下特徵者的家庭幸福水平或會較低：(1) 家庭收入較低；(2) 較年輕；(3) 教育水平較低；(4) 是學生或正在失業；(5) 居住於公共房屋；(6) 分居、離婚或喪偶；(7) 家庭住戶人數達到六或以上；(8) 單親家庭；(9) 有家庭成員需要特別照顧；及 (10) 家庭近期發生重大事故。
11. 如聚焦得分較低的三個範疇，可觀察到：(a) 較低收入家庭、較年輕人士和教育水平較低人士的「社會連繫」較弱；(b) 較年長人士的「生活平衡」較差；(c) 較低收入家庭、失業人士、喪偶者和近期發生重大事故的家庭擁有較少「社會資源」。
12. 比較2019年和2022年的家庭幸福指數和各範疇得分，傳統上被認為較弱勢的組別 (包括只讀過小學或以下人士、失業人士、分居 / 離婚 / 喪偶人士、有成員需要特別照顧的家庭、近期發生重大事故的家庭、以及每月收入少於\$15,000的家庭) 正正就是錄得較大跌幅的組別。
13. 各項因素中，家庭每月收入繼續是影響家庭幸福指數和各範疇得分的重要一環。低收入與高收入家庭的差距相當大，變異數分析和回歸分析均顯示收入對家庭幸福水平有顯著影響。另外，主要是每月收入少於\$15,000的家庭的「家庭團結」和「家庭資源」變差。相反，收入較高的家庭在相關範疇的表現卻沒有多大變化。以上改變均反映自從2019年以來，低收入與高收入家庭之間的幸福水平差距已經進一步擴大。

疫情的影響

14. 疫情並未影響三分之二被訪者的家庭關係，其他人則一部分的家庭關係變好，一部分變差。然而，疫情已導致一半被訪者的家庭收入減少，其餘則大多未受影響，只有很少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
15. 兩項因素亦有所關聯。在收入不受影響或因而增加的家庭當中，疫情導致關係變好的家庭略為比變差的家庭更多。但如果家庭的收入受到疫情打擊而減少，其關係因而變差的可能性就會大幅提高。
16. 如果家庭的收入受到疫情打擊，其家庭幸福水平亦會降低。另外，疫情傾向導致低收入家庭的關係變差，但卻會改善高收入家庭的關係。

「社會連繫」和「社會資源」變差

17. 調查發現「社會連繫」和「社會資源」範疇的得分大幅下跌。觀乎2022年調查進行的日期，這極有可能是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所造成的影響。
18. 由於害怕感染以及一系列社交距離措施，例如限聚令、不同場所包括餐廳和其他設施關閉、在家工作安排、暫停面授課堂等，市民的社交生活已大受影響。這些都毫無疑問導致「社會連繫」受到打擊。
19. 同時，疫情及其對社會連繫造成的影響亦導致來自親戚、朋友和鄰居的非正式支援減少，從而令「社會資源」亦大受打擊。

「貧者越貧」

20. 2019年和2022年的研究均發現家庭收入和家庭幸福水平息息相關，其影響在「家庭團結」、「家庭資源」和「家庭健康」範疇尤其顯著，亦對「家庭時間」、「家庭氣氛」、「家庭責任」、「關心與支持」和「心理資本」這些次範疇造成強烈影響。
21. 可惜，除了家庭收入越見懸殊外，香港家庭幸福水平的差距亦因而擴大。雖然大多數家庭的幸福水平相比2019年均錄得跌幅，但當中又以低收入家庭的跌幅最大。

22. 因此，針對低收入家庭的需要，我們不應只局限於扶貧和提供物資援助，更應同時透過加強家庭關係等方法，嘗試提升家庭幸福水平，以達到更佳效果。

建議

家庭幸福指數整體下跌及家庭幸福出現「貧者越貧」現象，因此促請政府把「提升香港家庭幸福」納入為施政目標

23. 2019年的「香港家庭幸福指數」調查於該年7至8月社會動盪期間進行，當時的家庭幸福水平為6.31，相信已經是一個較低的起步點；然而到今年，在疫情的影響下，家庭幸福水平更進一步下跌至6.10，跌幅顯著，情況令人擔心。
24. 而2019年和2022年的調查均發現家庭收入和家庭幸福水平息息相關，從2022年數據發現低收入與高收入家庭的家庭幸福水平差距相當大。可見「貧者越貧」的現象不只在於財政上，也呈現在家庭幸福上。
25. 新一屆政府的四大施政綱領之一是「建立關愛社會」，而家庭作為社會重要的基石，建立健康幸福的家庭就是建立關愛社會的重要策略。我們建議政府從策略層面入手，制訂家庭友善的社會福利、教育、醫療、勞工等措施，促進社會一同推動家庭幸福。

促進家庭成員間協作，以「家庭照顧夥伴」的理念強化家庭功能

26. 調查發現傳統被視為較弱勢的家庭，包括有成員需要特別照顧的家庭、分居/離婚/喪偶人士、低收入家庭，他們的家庭幸福水平較其他組別低，而且跌幅亦較其他組別大。我們在前線服務經驗中亦留意到這些家庭的照顧者承受的壓力。
27. 我們提倡「家庭照顧伙伴」的理念，不論同住與否，都可用團隊彼此分工合作的模式去處理家庭的大小事情，特別是照顧家庭成員的責任，而非將照顧者的擔子集中於某些家庭成員。要成為有效的家庭團隊並不容易，需要不少協調和溝通，但若成功協作，不但能夠分擔照顧的壓力，更能進一步加強「家庭團結」，為家庭添上幸福。

28. 家福會在這方面一向不遺餘力，例如推動跨代溝通，透過服務促進祖父母及父母合作育兒。此外亦有離異家庭服務，協助離異家庭共享親職。照顧者方面亦有精神健康諮詢及小組、護老者支援服務等等。

鼓勵官、商、民加強合作，強化家庭與外界的互動

29. 與2019年比較，在2022年調查的「社會資源」及「社會連繫」範疇均顯著下跌，而「社會連繫」更跌了0.86分（即下跌20.9%），落入「較差」的水平。這現象極可能是因為疫情所造成。疫情令我們體會到，家庭能夠與外界保持聯繫，在有需要的時候得到親戚朋友、鄰居、團體或政府的支援是十分重要的。
30. 政府方面，我們希望調查結果能為政府在強化及制訂支援家庭的政策上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例如未來兩年家庭問題的預防工作上應集中在加強家庭與社會的連繫。政府可提供更多資源，召集及協調地區內的不同團體，結集出一個更多元的支援網絡。
31. 商界方面，疫情下很多企業都積極為家庭提供協助，其中物業管理公司發揮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協助派發物資、提供防疫資訊。我們認為物業管理人員能幫助識別有危機的家庭，轉介至適切的服務。因此，我們建議物管公司與社福機構合作，為員工提供相關訓練。
32. 民間方面，我們鼓勵重拾「鄰舍互助」概念。現代社會鄰舍關係薄弱，第五波疫情令我們發現，社區內鄰舍互助互惠可發揮強大作用。鄰舍互助可從參與義工活動出發，個人甚至整個家庭一同做義工，不單能加強社區網絡，更可增強「家庭團結」。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互助平台可以是實體或網上；除互助外，亦可連繫不懂尋找社會服務資源的家庭，得到適切的服務。